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三十五回 現紅鸞林貴妃應課 揭黃榜唐義士治河

話說唐敖把籤遞給起課的看了，隨即起了一課道：「此課『紅鸞』發現，該有婚姻之喜。可惜遇了『空亡』，未免虛而不實，將來仍是各棲一枝，不能鸞鳳和鳴。不知尊嫂所問何事？」唐敖道：「我問這段婚姻，可能不成？此人現在難中，可逃得出麼？」起課的道：「剛才我已說過：婚姻虛而不實，斷難成就。此人災難已滿，指日即有救星；就只要脫火坑，還須耽擱□日。」唐敖付了課資，起課的去了。多九公道：「林兄災難既滿，為何還須□日方離火坑？」唐敖道：「此話離離奇奇，令人不解。」吃過點心，付了茶資，信步走出。遠遠有許多人簇擁著走來，二人迎上觀看，原來是些人夫擔著幾□擔禮物過去。多九公道：「後面那個押禮的，就是國舅內使，不知到何處送禮去？」唐敖道：「上面俱用錦袱蓋著，自然是送國王的了。」多九公忙去打聽，回來滿面愁容道：「唐兄：你道國舅這禮送給那個的？原來卻是送給林兄的。」唐敖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多九公道：「那送禮人說：國舅因今日王妃進宮，送這禮物，預備王妃賞賜宮人。豈非送給林兄麼？」唐敖聽了，只急的抓耳搔腮。再望望，太陽業已西墜，各處官員，都乘轎馬叩賀回來；那些罪囚，一個個也都喜笑而歸。不多時，國舅送禮人夫，也都挑著空擔回去。

二人見天色已晚，無可奈何，只得垂頭喪氣，回歸舊路。唐敖道：「剛才那起課的說：指日就有救星。若過了今日他還救得出麼？」多九公搖頭道：「今日如果進宮，生米做成熟飯，豈有挽回之理。」唐敖道：「我剛才也是這樣想。若據起課所言，似乎今日又有救星，究竟不知怎樣挽回？再四思想，測度不出。大約那起課的不過信口胡談，偏遇我們只想挽回，也不管事已八九，還要胡思亂想，可謂『癡人說夢』了。但舅兄如此好人，將來竟作異鄉之鬼，這樣結局，能不令人傷感！」多九公聽了，也是歎息不止。

信步行來，又到張掛榜文處。唐敖道：「我們初到此地，舅兄上去賣貨，小弟同九公上來，曾見此榜。那知在此耽擱多日，遭此飛災。這些時，不知舅兄怎樣受罪，如何盼望！」一面說著，不覺滴下淚來。猛然心內一急，低頭想了一想，走上前去，把榜揭了下來，多九公摸不著唐敖是何主見，當著眾人，攔又攔不得，問又問不得，惟有望著發愣。那些看守人役，上前問道：「你是何處婦人，擅揭此榜？那榜上的話，你可看明？」此時眾百姓聞得有人揭榜，登時四方轟動，老老少少，無數百姓，都圍著觀看。唐敖看見人眾，因朗聲發話道：「我姓唐，乃天朝人氏，從外洋至此。治河一道。我們天朝無人不曉。今路過貴邦，因見國王這榜，備言連年水患，人民被害，如鄰邦君王治得河道，小民得免水患，情願納貢臣服；若鄰邦臣民有能治得河道，財寶祿位，悉聽擇取：說的甚覺誠懇。因此不辭勞瘁，特來治河，與你們除患，……」話未說完，早有許多百姓，挨挨擠擠，都跪在地下，□□聲聲，只求天朝貴人大發慈心，早賜救拔。唐敖道：「你們諸位請起。我雖能治河，但財寶祿位，我們天朝那樣不有？這些我都不需要。只要你們依我一事，我就即日興工。」眾百姓都起來道：「不知貴人所說何事？」唐敖道：「小可有個妻舅，前因賣貨進宮，現被國王立為王妃。聞得吉期定於今日。你們如要治河，大家即到朝前哭訴，放了此人，我即興工。如國王不以民命為重，不肯放他，縱讓財寶如山，我亦不願，只好回鄉去了。」說話間，那圍著看的人，密密層層，就如人山人海一般。一聞此言，只聽得發了一聲喊，不約而同，齊向朝門而去。那些人役，也都回去回本官。

多九公得空到唐敖耳邊問道：「唐兄果然曉得治河麼？」唐敖道：「小弟並未做過外工朋友，那知治河！」多九公道：「你既不諳，為何把榜揭了？設或修治不妥，虛費他的帑項，豈不連我們也弄出未完麼？」唐敖道：「小弟此番揭榜雖覺孟浪，但因要救舅兄，不得已做了一個『火燒眉毛，且顧眼前』之計，實是無可奈何。此時眾百姓前去，大約國王難違眾情，必是暫緩吉期。明日小弟看過河道，只好設法酌量。倘舅兄五行有救，自然機緣湊巧，河道成功；如光景不佳，不能結局，即煩九公將船上貨物饋送鄰邦，求其拯救；只此便是良策。」多九公聽著，只是皺眉搖頭。登時有看榜人役，備了轎馬，把唐敖送到迎賓館。多九公只得充作僕人，跟在後面。早有管事人預備酒飯，多九公另有下席一桌。二人正在饑餓，且飽餐一頓。飯後，多九公上船送信，暫安呂氏之心。回到賓館，仍同唐敖靜候佳音。那些百姓聽了唐敖之言，一時聚了數萬人，齊至朝門，七言八嘴，喊聲震耳。

國王正受嬪妃朝賀，忽聞此聲，驚疑不止，只見宮人進來奏道：「國舅有要事面奏。」國王即命眾人暫避，把國舅傳進。國舅行禮畢，就把「天朝婦人揭榜，能修河道，因主上把他親戚立為王妃，意欲懇求釋放，才能興工。眾百姓現在聚了數萬人，齊集朝門，籲求主上俯念數□萬生靈為重，釋放此人，以便即日興工，救拔生民，以免塗炭」等話，奏了一遍。國王道：「我國向例：凡庶民人家，從無再醮之婦，何以孤家身為人君，反令王妃違此定例呢？」國舅道：「剛才臣已剴切曉諭：『向來國中庶民，既婚後尚且不准改節，何況君上乃一國之主，豈有放回王妃之理？』說之至再。奈眾百姓因吉期雖是今日，但王妃尚未進宮，與業已進宮不同，所以才敢籲懇施恩。」國王聽了，無言可答。付了多時道：「既如此，卿就出去回覆眾民，說寡人業已進宮，今日不能啟奏，到了明日，木已成舟，眾百姓也不能求我釋放，我也有詞可托了。」國舅再三懇求，無奈國王執意不肯，只得退出，回覆眾人。眾百姓聽了，惟恐到了明日，就難挽回，登時鼓噪，亂亂轟轟，喊成一片。國王聽見外面如此，心中著實害怕，明知自己理虧，意欲釋放，又難割捨。想了多時，忽聽外面人聲漸漸鬧進宮來，不覺發狠道：「索性給他『一不做二不休』罷！」因命值殿尉官，率領軍兵□萬，立時征剿。尉官奉命，立刻點兵，只聽四面槍炮聲震的山搖地動。眾百姓那裡肯退，都說：與其日後喪在魚鱉之口，不如今日被國主殺了，倒也乾淨。哭哭啼啼，更覺喊聲震天。國舅見百姓勢頭已急，惟恐人多激變，吩咐眾兵無許動手傷人，隨又再三勸眾百姓道：「爾等只管散去。老夫自然替你們轉奏，務將揭榜人留下修治河道。明日府中候信，老夫自有道理。」百姓聽了，這才慢慢散去。尉官把兵收了。

國王見眾百姓已散，隨即進宮，命林之洋並肩坐了。映著燈光，復又慢閃俊目，細細觀看，只見林之洋體態輕盈，嬌羞滿面，愁鎖蛾眉，□分美貌。看罷，心中大喜。忙把自鳴鐘望了一望，因嬌聲說道：「你同我已訂『百年之好』，你如此喜事，你為何面帶愁容？你今得了如此遭際，你也不枉托生女身一場。你今做了我國第一等婦人，你心中還有甚麼不足處？你日後倘能生得兒女，你享福日子正長。你與其矯揉造作，裝作男人；你倒不如還了女裝，同我享受榮華。我們且飲兩杯。」吩咐擺宴。又向宮人賜了許多珠寶金銀之類。不多時，酒席齊備。

眾宮娥斟了一杯喜酒，教他奉敬國王。林之洋此時心如死灰，一時想起妻女，就如萬箭攢心；兼之一連數日，茶飯不吃，精神恍惚，四肢無力，把杯接在手中，只覺戰戰兢兢，渾身發抖，那個酒杯倒像千斤之重，那裡遞得過去。正在勉強，只覺四肢發酸，把手一鬆，當即酒杯落在桌上。宮娥拾過，又斟一杯，林之洋接著，心中更覺發慌，登時又把酒灑了。眾宮娥只得替他代敬國王。國王命人也與林之洋斟了一杯，放在唇邊，只得勉強飲了，隨後又是一杯，以為成雙之意。

林之洋素日酒量雖大，無如近來腹中空虛，把酒飲過，只覺天旋地轉，幸而還未醉倒。國王又飲數杯，命人把表取過看了一看，吩咐撤去筵席。霎時桃腮帶笑，醉眼朦朧，嘻嘻笑道：「天不早了，我同你睡罷。」眾宮人上前把林之洋外面衣服脫了，又把首飾除去。國王也寬了外面衣服，伸出一雙玉手，□指指尖，把林之洋手腕攏住，上了牙牀，放下簾綃帳，竟自睡了。

這裡國王業已成親。唐敖還在迎賓館，癡心妄想，另改吉期。等來等去，吃了晚飯，還無信息。正在盼望，恰好有幾個年老百姓從朝中回來，把尉官點兵征剿各話說了。唐敖這才知道其詳細，只嚇的驚慌失色。多九公道：「剛才唐兄說國王必是暫緩吉期，那知全出意料之外，並且大動干戈，用兵征剿。看這光景，國王只知好色，不以民命為重。過了今日，我們只好且充外工朋友，替他修理河道，弄點脩金。若想林兄回來，只怕難了。」唐敖只急的抓耳撓腮。只見國舅那邊差了內使，押送鋪蓋過來；又撥許多人役伺候。內使道：「我家國舅命我多多致意貴人：今日天晚，不能過來；明日上朝見過國王，就來面商修治河道。貴人在此，諸多簡慢，只好當面再來請罪。」說罷，同幾個庶民都去了。

次日，守候國舅，一直等到夜深，也不見來。多九公又去打聽，原來眾百姓已將國舅府圍的水泄不通，在那裡候信。唐敖這一夜更不曾合眼。次日清晨起來，多九公道：「唐兄，你看：不知不覺又是一天了。據老夫看來：若象這樣，只怕我們吃了喜蛋才能回去哩。」唐敖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林兄同國王成親，今已兩日。再過幾日，倘恭喜懷了身孕，你是國王的妻妹婿，這樣好親戚，豈不要送喜蛋麼？」唐敖急的無計可施，惟有專候國舅之信。

誰知國舅自從那日安頓眾百姓，次日上朝，國王只推有病，總不見面。把個國舅急的走出走進，毫無主意。並聞府中已被眾百姓團團圍住，專等治河回音，更覺著急，又不敢回府。又恐唐敖走脫，因派許多兵役在城門把守。又差人時刻送酒送菜到迎賓館去，又挑了幾擔魚肉雞鴨之類送到唐敖船上，無非遮人耳目，恐怕冷落之意。當日就在朝堂住了。

第二日，天將發曉，國王起來，大為不樂，將國舅宣來問道：「那揭榜婦人可在麼？」國舅奏道：「此人現在賓館，因國王沒有示下，大約今日就要回去。」

國王道：「他果能治河。我念生靈為重，原可施恩把王妃釋放。不知他治的究竟如何。莫若著他河路治好，再放王妃回去。倘修治不善，不能完功，虛費銀兩，即將王妃留在此處，日後照數拿銀來贖。國舅以為何如？」國舅聽了，滿心歡喜道：「主上如此辦理，既不虛糜帑項，又安眾民之心；倘河道成功，也除通國大患：真是一舉兩便。」國王道：「你就照此辦去。」

國舅來至迎賓館，見了唐敖，彼此敘了寒溫。原來這位國舅姓坤，年紀不滿五旬，聲音面貌，宛如太監。二人茶罷。國舅道：「昨日眾百姓齊集朝門，備言貴人因念敝邦水患，特來救援。老夫適值朝中有事，不能趨陪，多有得罪，尚望海涵！至今親因在王府賣貨，忽染重恙，現在仍未獲痊，俟略將養，自然即送歸舟。至立王妃之說，係小民訛傳，斷斷不可輕信。但治河一事，不知貴人有何高見？」唐敖道：「貴邦河道受病之由，小子尚未目睹，不敢謬執臆見。若論大概情形，當年治河的，莫善於禹。吾聞禹疏九河，這個『疏』字，卻是治河主腦：疏通眾水，使之各有所歸，所謂『來有來源，去有去路』。根源既清，中無壅滯，自然不至為患了。此小子愚昧之見，將來看過河道，尚望國舅大人指教。」國舅聽了，連連點頭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